

为梦想而跑

当月亮出来,悬挂在树梢上,鸟儿酣眠之时,我总会借此静谧,漫步在校园操场一侧的环形跑道上,莫名的感动便会频频充盈心头:我脚下所触及过的每一条跑道,就如我的人生之路,有直线,也有弯道,在这个偌大的地球上延伸着无限的梦想。

11岁时,我初循着中学的悦耳铃声,闷着头独自走进新校园,经过跑道时,被晨曦中奔跑的校友震慑住了,他们如一匹匹驰骋的骏马,浑身散发着“为梦而跑”的气息,朝阳受他们刺激了似的,也竭尽全力往上升起。低着头的我也不禁直起颈椎,抬起下巴,发出“真燃”之感叹。我便跃跃欲试,于是校运动会上的长跑项目中有我的姓名。在800米赛跑中,有体育生、长跑健将、普通选手,我是后者,也是队伍中拖着沉重的身体,想跑,奈何脚下像沾满了调皮小孩儿口中吐出来的泡泡糖,牢牢地粘住了我的鞋底,很难迈出大步的一位。终于,在老师和同学们呐喊助威的支撑下,作为倒数第一勉强跑完了全场;终点等待我的好心老师见此状,舒展开紧皱的眉头即刻安慰道:“坚持跑完就是赢家,已经很棒了!”其实不然,我是输了的,因为我在跑的这条路上,还少了一样最珍贵的东西——梦想。

于是,我从跑道上退出去,将它还给那些挥洒汗水的梦想跑者,彻底成了一个观者。

在临近中考的“跑道”上,我也愈发迷茫,学习的步伐在疲惫中逐渐放缓,任他人从我身边箭一般地跑着,我虽偶尔振奋,但仍处于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”之态,并未重新审视自己。有天放学,班主任与父亲说起,若我按这个状态跑跑歇歇,想上县一中很悬。回家后,父母虽未责备,但从

家中凝重的氛围中感受得到他们早已心急如焚。饭桌上,母亲开始频繁地与我说起她儿时的奔跑故事,这些故事似落红融入春泥,不经意间肥沃了我的梦想。

在某天,我忽而被叫醒,恰似被掐了一下人中,重获了新生。我重新迈开步子,有如被杜甫“会当临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的壮志附身,开始将跑场上失败的经验当作琼浆玉露,多次拿出来品饮,唤醒干枯的梦想。我开始在教室里“奔跑”,在书本里“奔跑”,在梦想里“奔跑”。记得那个时候,物理这门科目总叫我抬不起头,每次测验,优秀分数像与我结了仇,多次与我无缘,让我恨得咬牙切齿。但我为了多跑一段,强壮起来,便自告奋勇地当了物理课代表。于是,不懂的问题在本子上累积得密密匝匝,不同颜色的笔所做的记号,像绣娘手中五彩的线,编织着我斑斓的梦;从前我呆滞的眼神随着逐渐有力的步子灵动了起来。没多久,最差的物理也跑进了优秀行列,我终于跑在了多数人前面。虽然跑起来流的汗水一刻也没停止,但老师报分数时微笑的面庞和坚定的眼神就像在给奔跑着的我充电……

那时,每周放学回家,父亲骑车载着我,经过县一中门口,从前极不起眼的它如今却像磁石般吸引着我的目光,哪怕离得再远,我都要侧着头凝望一中的大门良久,直到消失在我的视线;这凝望的,不仅仅是一所学校,还是想把梦想跑成现实。

一路跑着,就总有惊喜发生。我永远忘不了中考完查分数的那天,父亲、母亲和我像争食的小动物,簇拥在一团,你不让我,我不让你,小小的空间,心跳声清晰可闻,同对着一个电话筒,大

■华家佳(通山)

家屏着呼吸,静听对方报着分数,当听到过了一中录取分数线,母亲咧开嘴,爽朗的笑声如长跑时的发令枪响,叫人心潮澎湃,她将手抱住坐着的父亲的头,使劲地摇了又摇,嘴里不停念叨:“哎呀终于考上了!考上了考上了!”母亲从未那样兴奋到手足无措。那一刻,我是他们心中为梦想而跑的冠军……

再后来,我跑进了大学,跑出来工作,每一个阶段背着不同的梦想,当我的肌肉在奔跑中逐渐结实,背上的梦想再重,跑起来的感觉如同藏羚羊被赋予了翅膀,都是轻盈的、欢畅的。

工作后,我并不满足于上课传授知识、下课后休闲娱乐的生活,就像优秀运动员们从不满足于自己的取得的最新成绩,争分夺秒地锻炼刷新,超越极限。于是闲暇之余,我也拿起笔,在纸上奔跑,再一次跑在争当作家的梦想中。当手中紧握的笔和纸默契地配合着,手心上晶莹的汗珠滑落在字里行间,透过灯光,一排排文字恰似一个个化了妆的美女子,面颊通红,双眼炯炯有神,大而明亮,边跑边踏着舞步。当文字和自己的名字登上报刊那一刻,我的梦想大放光彩。我知道,有文字点缀了我的生活时,它也托起了我新的梦想,想停也停不下来了。

从少年跑到青年,在逐渐实现小小梦想的每一刻,我愈发觉得我的腿轻得如草,地面于我而言有了巨大的弹性,在跑中求稳的同时还获得了巨大的动力,我感到我是一头鹿,是一只豹子,是一个登上了月球表面而身轻如燕的超人。

每当新的一天来临时,清晨的阳光照在我的头上,也照着我前行的方向,我就重新振奋精神,背着梦想的行囊,朝着青春的路,向前跑去……

雪后的九宫山

■夏莹(通山)

没有雪的冬天,总感觉缺失了一些什么。岁末,小城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一场大雪,漫天雪花飞舞,处处银装素裹,山下的景色已是如此美不胜收,那海拔1600米之上的九宫山呢?纯白的世界总会让人产生无尽的遐想……

作为土生土长的通山人,冬上九宫还是头一遭,记得有一年初春,春雪消融之时去过一次,山野萧瑟,只有点点未融化完的积雪零星散落在山谷中,刺骨的寒冷到是至今让人记忆犹新。此番,带着满心的欢喜和期盼再次出发,沿途山壁挂满了硕大的冰棱子,远远看去就像一排排冰雕的“水帘洞”,忍不住停车驻足与之亲密接触。小时候,雪后极寒之时,房前屋后的屋檐上也会吊着冰棱子,只是没有这样大,这样的壮观。

车行至山顶,只见无穷无尽的白越过田野,漫过丘陵,向远处匍匐绵延。不得不说,这高山之颠的雪,着实惊艳了我,也惊艳了整个冬季。

说来奇怪,置身于茫茫雪野,竟感觉不到一丝寒冷,气温似乎还比山下略高些许。许是老天爷眷顾,知山路十八弯,冬天上来一趟着实不易,还适时放出一丝温暖的阳光迎接。雪后初晴,空气是格外温柔的,在这种温柔的抚慰下,所有的躁动渐渐平静下来。此刻的九宫山静谧而安祥,像极了一个在母亲怀里睡熟的婴儿。山间、路上皆行人寥寥,耀眼的纯白,万物的宁静,让这里的一切都还在雪色中酣眠。

一场瑞雪,让冬天的九宫山有了自己独特的韵味。云中湖畔,铅华尽洗的松柏间雾凇垂垂欲坠。朦胧中,平静的湖面似有阵阵热气蒸腾,似雾非雾,如烟非烟。这里,所有的瑕疵都被白雪覆盖,不,也许这人间本就是这么纯净洁白。湖畔栈道内厚厚的白雪松软软,轻轻一脚踩上去,发出清脆的咯吱声,这声音打破了此刻的安静,却也显得此刻愈发安静。停下脚步,声音便消失了,连气息也似乎跟随消失。一瞬间,这世间所有活着的生物,都隐藏在了声音的背后……

不远处,明镜似的云中湖面,龙珠山庄静静地矗立其中,雪花似天使降临人间,于仙气缭绕间将云中湖装扮成身披婚纱的待嫁新娘,美得让人窒息。

偶尔的,一只飞鸟划过湖畔两旁的树枝,惹得枝丫上的雪花如轻盈的蝴蝶一般徐徐飞舞,在山之颠游人间仙境,赏诗情画意,看风景的人何尝又不是一道唯美的风景呢?凭栏而望,远处雪峰冷峻挺拔,近处玉树琼花怒放。相比人潮如织的夏天,九宫山的冬天,更能让人沉醉而不知归途。

俯身,掬一捧柔软在手心,雪底埋着最干净的想像,每一朵雪花都在填补着九宫山的沧桑。眼前的银白覆满大地,天地连成一线,模糊了边界,也模糊了我的双眼。拉回思绪,在雪面上踽踽独行,带着虔诚和敬畏的心走向这季节的最后一个轮回。身边的风景,已尽收眼底,远山的韵致,可望而不可及。

九宫山的雪,如梦似幻,置身于茫茫雪色中,我把自己还原成这苍茫天地间的一个小黑点,这一刻,静静地停留在这里就好……

天城的灯光

■殷耕(崇阳)

去年国庆节夜晚,崇阳县城万人空巷,成千上万居民上街观看国庆之夜灯光。

崇阳旧志称其“四周崇山环绕,中土平衍,俨如天城。”你若从南门进入老城区,可以看到一、三、四桥上璀璨的灯光。远远眺望,大桥两旁灯柱上的仿古宫灯,犹如几条腾空长龙,横卧在隍河上空。桥身装饰的彩灯,闪闪烁烁,活像巨龙身上鳞片。河边高耸的栋栋楼房,一串串霓虹灯,勾勒出它们优美轮廓。美丽的街灯,将天城映成了一座不夜城。

我在网上看到意大利摄影家摄于120年前的崇阳照片。图片上崇阳城狭窄石板街,街边清一色马头墙,小青瓦,木板门房子,但街上十分冷清,行人寥寥。听祖父辈的老人讲,建国前,体量很小的崇阳城不足1平方公里,只有千余户4000多居民,街上没有路灯,只有陈余庆、胡济众等几家大商号门前挂一盏檐灯。一到夜间,城里一片漆黑。那时居民照明用梓油灯,夜间出行得打灯笼。在抗日战争期间,天城被日军飞机炸成一片废墟,街上只剩东门后街十多间房屋,城区蓬蒿丛生,有个陈姓习过武的渔民,曾在学前塘(老城关中学)的芭茅丛中捕获一只上百斤老虎。直至1958年,县城西十里修了香山水库,崇阳一些机

关和学校才用上电。因电量少,居民仍只能煤油灯照明。夜间,读书娃在如豆灯光下做功课,经常鼻里都是墨黑的油烟。农户夜间进城,都是用松明子或燃破布蘸油火把。

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巨大步伐,崇阳天城由50年前小镇,华丽转身为拥有20万居民的现代化都市。老城区“井”字形小街,早已拓宽成宽阔亮丽的大街。街边高楼取代了过去低矮的老屋,面街建筑物上,都用五光十色的霓虹灯装饰。街上路灯和各色灯箱,把过去昏暗的街道,装扮成了火树银花,商业夜市人流熙攘。夜间,驱车过崇阳大道,绕桃溪大道十里长街,只见灯柱上一盏盏明亮街灯,一面面国旗形彩灯,把天城夜晚烘托得美如仙境……天城真的美起来,亮起来,洋起来了,成了一座不夜的小城。

多彩的街灯,美丽的夜市,乐曲悠扬的舞厅,欢声笑语的酒吧茶座,食客成堆的小吃夜市,和夜间营业的超市、书店,像磁铁吸取着人们。除了青年人热衷于夜生活外,现在一些老年人也在儿孙陪同下,看灯逛街了。在崇阳大道,一位鹤发童颜的老爷爷牵着手提一盏小宫灯的孙女,老人看到美不胜收的街灯,朗声念着:“远远的街灯明了,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。天上的明星现



了,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……”那个手执宫灯的小女孩,也来了个诗句接龙:“我想那缥缈的空中,定然有美丽的城市……”小姑娘稚气童音,引得路人围观,个个竖拇指,一片啧啧称赞之声。

爷孙俩夜吟诗句,把我思绪带得很远很远。是啊,天城的美丽灯光,预示着美好未来,指引人们奋发图强,创造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。

■谢秋菊(阳新)

个孩子所吃的苦!这是一种彼此间的信任,托付,是爱与爱的相融!

前几年,三婆生病,八九十岁的三叔公,生怕晚辈对三婆照顾不周,凡是亲力亲为,昼夜不分地的照顾。三婆过逝,三叔公老泪纵横,极度悲伤,几度岔气,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!

母亲说,三叔公病中每感大限之时,硬要去三婆咽气时的那间房!而其实,那屋,早已荒弃破败不堪,久不住人!那房,早已是断壁残垣,连门窗也没有了。儿孙们拗不过,只能照做。我想,三叔公,肯定担心自己去那边会迷失方向,找不到老伴,好让灵魂闻着老伴的气息追寻。

三叔公用他的善良告诉我们,要善待相濡以沫的身边人,更用他的行动诠释了“人间四月天”的爱情故事,这才真正是“执子之手,与之偕老”!我想,三叔公与三婆在天堂肯定相遇了,正在续着情缘,续着他们的前世今生……

我的三叔公

前几天,94岁高龄的三叔公走了!三叔公在我们亲族中德高望重。也是当年亲族中唯一的“笔杆子”,他更是我亲族中的骄傲!因为他是个年代最受人尊敬的“公家人”。他二十岁参军入伍,后退伍转业,一生从事教育工作,终以“教育组长”职位退休。三叔公慈眉善目,热心快肠。每每谁家有问题解决不了的事,最后都要三叔公定夺,他也乐于帮忙。记得小时候,每临到逢年过节,我总能看到许多人家买好红纸,送去三叔公家,三叔公就每天忙忙碌碌,义务为大家书写对联。他那偌大的带天井的堂屋会铺满一地的喜庆!

听母亲讲,三叔公年轻时非常高大,身高近180厘米,五官端正,伟岸挺拔,英俊潇洒,而三婆身高不到150,不识字,他们属封建包办婚姻。而在我印象中,三叔公永远风流倜傥,可三婆总是佝偻着背,穿着一件黑色的朝右边扣的“老便

衣”,每每看到他俩在一起时,三婆更显得“硃砂”。母亲说,那时村里更有人以“某某某是一白面书生,某某某是一篷垢火头军”的打油诗来调侃三叔公与三婆的爱情。虽然他们无论是外表和学问上存在着极度的不相配,但三叔公这一生从未嫌弃过糟糠之妻。

三婆在世时,与我母亲的关系相处得极好。她常常跟我母亲讲,三叔公对她很好,很疼她,她一辈子很满足!三叔公在学校教书,三婆在农村种地。三叔公每次出差,都不忘给她买点喜欢的东西;每次休假回家,他立马丢下“先生”的派头,卷起裤脚,或是栽秧或是割稻子,拼命地干农活。

那个年代,家家需从一里多地外的水井挑水喝,三婆身材矮小,三叔公一辈子没让她挑过水。他们一起生活了70多年。三叔公从没欺负过她!用一生来包容她,怜惜她,呵护她!三叔公感恩三婆给了他一个家,感恩三婆为他养育5